

从弱女孩到女勇士：《女勇士》主人公充满中国特性的美国梦

杜丽霞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内容摘要】《女勇士：一个在鬼中间生活的女儿的童年回忆》书名自身已经揭示了汤亭亭这本开山力作的文类属性：个人传记、成长故事。在美国特殊的背景里，这个成功人士的个人传记和成长故事又涂抹着浓重的“美国梦”色彩。事实上，这三种归类不仅依据充分，而且密切相关。重要的是，女主人公的成功和美国梦的实现充满了中国特性。其中国特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女主人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奋斗的力量；其次，她成为女勇士的动机不只是美国式的个人成功，而是中国式的为美国华裔族群效力；最后，她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翻译”给西方读者。

【关键词】汤亭亭 女勇士 美国梦 中国特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8-0106-03

一、《女勇士》交织着美国梦的个人传记和成长故事

《女勇士：一个在鬼中间生活的女儿的童年回忆》(以下简称《女勇士》)的文类属性问题自 1976 年作品出版以来一直争论不断。该书以“非小说”身份获得当年“美国图书评论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使得争论更加升温。无论它能否被挂靠到多少种体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书名自身已经揭示了汤亭亭这本开山力作的文类属性：个人传记、成长故事。而在美国特殊的背景里，这个成功人士的个人传记和成长故事又涂抹着浓重的“美国梦”色彩。这三种归类不仅依据充分，而且密切相关。

但是，《女勇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传记。它既没有按时间顺序记述女主人公的生平事迹，还用大量篇幅记述妈妈、姑妈和姨妈的故事，甚至穿插了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然而，就其深层建构来看，这毫无疑问是“丰富了自传的写作艺术”^{[1](P58)}的自传，是“充满幻想的自传”^{[2](P267)}。它记述了汤亭亭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现实。正是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描写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作者无意向美国读者复述和翻译中国的花木兰故事，她袒露的是自己的内心活动和幻想——她把自己幻化为英勇善战的花木兰。这是无力改变现实困境时借助幻想而达到自我心理安慰和情感宣泄的做法，每一次幻想就是一次愿望的满足。正如她在作品中所言“当城市重建拆掉了我父母的洗衣店，在我们的旧房原址上铺设了停车场时，我完全无计可施，只能幻想着用枪和刀去拚杀”^①(48)。显然，童年的汤亭亭并非真的生活在副标题所说的群“鬼”之中，然而，就心理感受和体验而言，她成长过程中一直在与各种有形的“洋鬼(子)”和无形的中国鬼魂搏斗。汤亭亭在自传中不厌

其烦地记述他人的故事，看似也在为别人立传，实则不然。毋庸置疑，“他传亦是作者自己眼里的他传”^{[2](P267)}，作品的中心人物仍是汤亭亭，其他人物则是对她成长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的人，有的给予她力量(如花木兰、母亲勇兰、蔡琰)，有的给了她教训(如月兰姨妈)。

《女勇士》同样适合“成长故事”这个类别标签。根据《牛津文学学术语词典》的定义，“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是“a kind of novel that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ro or heroine from childhood or adolescence into adulthood, through a troubled quest for identity”^{[3](P24)}。如果用汉语来表述，那就是“一种追述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经历了艰难的身份寻求，从童年或青少年成长为成年人的小说”。该作品记述的正是生活在中美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环境里的华裔小女孩汤亭亭苦苦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过程：她起先因为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和缺乏英语能力而被美国社会边缘化，“幼儿园考试不及格，小学一年级时被判定为没有智商，即 0 智商”(182-183)。后来，经过痛苦的挣扎和求索，她走出唐人街上了大学，成长为一名作家——最善用语言的职业中的一员。台湾学者冯品佳在论述汤亭亭的贡献时，将她与美国黑人女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相提并论，说她俩“塑造亚裔和非裔身份的作品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研究、美国文学史和美国史作出了重大贡献”^{[4](总序 13)}。

《女勇士》也称得上是描写“美国梦”的作品。从 17 七世纪初第一批欧洲移民登陆北美大陆伊始，一代代美国人都怀揣着美国梦生活。虽然美国梦的内涵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如早期清教徒所追求的新生活和自由，开国之父们

* 本文为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成果。

* 作者简介：杜丽霞(1966-)，女，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北美文学。

所倡导的民主和平等,工业化时代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所实现的从穷汉到巨富的转变——但通过个人努力就能获得成功这一信念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个美国神话,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华裔在美国实现美国梦的实例和叙述在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当推黄玉雪和她自传性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该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美国梦的第二代华裔女性”^{[2](P164)}。汤亭亭称赞黄玉雪是“美国华裔文学之母”^{[2](P165)}。她回忆说在写《女勇士》之前,黄玉雪是她曾经读过的唯一的美国华裔作家:“我当时大吃一惊,从中感受到鼓舞,确定了自己的理想,觉得可以从事写作——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像我一样的人成了书中的主人公,成为书的作者。”^{[2](P166)}显然,汤亭亭从黄玉雪身上看到了自己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中国学界的徐劲指出,所有不同阶段的华裔作家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他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着同一个方向——美国梦的实现。对于华人移民来说,他们的‘美国梦’不仅是要达到经济上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5](P93)}汤亭亭走出了唐人街,走出了“群鬼环绕的地方”,在美国“这个国家找到了一些没有鬼的地方”,找到了她觉得自己“属于”的地方^[108],获得了“美国式的成功”(52)。换言之,她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但是,需要指出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国式成功的取得,这种美国梦的实现,是充满中国特性的。

二、《女勇士》主人公实现的美国梦的中国特性

说汤亭亭美国梦的实现充满中国特性,首先因为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力量。

作品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西方的圣贤伟人。这对于兼有自传、成长小说和美国梦小说性质的作品来说,对于在正规的美国英语学校完成教育的主人公来说,无疑是非同寻常的。相反,作品中提到的是各路中国勇士:有民间传说中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凯旋而归的花木兰^[20]和敢于挑战雷神为乡民招雨解旱的陈鸾凤^[38, 89];有背负着“精忠报国”誓言的历史人物岳飞^[34]和由英雄而神化成偶像的关公^[38];还有辛辛苦苦生养子女、奋斗不息、劳作不辍的现实人物勇兰,即汤亭亭的妈妈。这虽然不排除作者创作时心目中的读者是美国人,因而写中国事物是为了满足美国人对神秘中国的好奇心这个动机,但也很能说明问题。这说明汤亭亭对中国的勇士故事相当了解,在她成长为女勇士的过程中,这些勇士成了她的榜样和楷模,成了她获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

她从传说及历史上的中国英雄身上获取力量。如,在“白虎山学艺”一章中,她幻想自己化身花木兰后和第一个庞大对手交战:“我一挥剑便砍掉了他的腿,就像陈鸾凤砍掉雷公的腿那样”(38)。在领着自己组建的军队继续北进的征途中,“我们(的军队)节节胜利。战争和文学之神关公骑马率领着我们。”^[38]她赴白虎山学艺时,两个老师也是中国人模样,全然不是西方人模样。

另外,当勇士的想法是母亲勇兰灌输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母亲勇兰,常常通过讲中国故事教育子女。汤亭亭回忆说“我们华裔女孩听长辈们讲故事的时候,便知道我们长大后若仅仅变成妻子和奴仆,那人生就失败了。我们可

以成为女英雄、女剑客”(19)。“夜复一夜,我们都会在妈妈的故事声中睡去。我说不清故事是在何处结束的,梦又是从何处开始的。在我睡梦里,她的声音变成了女英雄的声音。”(19)可贵的是,妈妈不只是以言相教,她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女勇士。如,妈妈在广东上医校时,只身到鬼屋过夜,战胜“坐鬼”,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女勇士,也成了汤亭亭心中的女勇士。汤亭亭这样揣度妈妈:“我妈妈当时也许有点害怕,但是她要当一条女龙。——妈妈说‘那是我的图腾,也是你的图腾’”(67)。再比如,白人药店的送药员错把他人定的药投递到汤亭亭家,妈妈觉得很不好,会给家人的未来、身体和生命带来不祥,决意要“报复”,声言“谁要我的孩子生病,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169]于是妈妈打发汤亭亭“讨伐”药店店主,要求店主“必须用糖蜜消除诅咒”(170)。

毫无疑问,妈妈的榜样和教育以及中国众多勇士的事迹,成为汤亭亭汲取力量的源泉。

其次,汤亭亭要成为女勇士,动机不只是美国式的个人成功,而是中国式的为族群效力。这同样归功于母亲的培养。她在学校里连连得“A”,回家向妈妈报喜。妈妈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女孩救了她的整个村子。”^[45]这表明,具有中国传统素养的母亲最在意的不是子女的个人成功,她要培养女儿拯救自己族群的意识。中国文化中,“孝”被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出于对父母的孝,汤亭亭记住了妈妈的话。她幻想自己来到白虎山学艺,需要十五年方能学成。“在中国古典神话中,白虎象征来自西方的神力。在卜辞中,占卜者惯用‘白虎’指代西方。”^{[2](P268)}这十五年不正是汤亭亭在美国英语学校里完成小学到大学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吗?表面看来,她离开了家(中国文化的象征),来到白虎山(西方文化的象征)学艺,但她绝对“会重返家乡”(象征回归华裔族群),因为父母在她的脊背上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和家庭地址^[37]。想家的时候,她学艺的决心有些动摇,但听到白虎山的老姬师傅说如果留下来学艺,“你就能为你的村子报仇……你的孝顺会被汉人所牢记”(23),她爽快地答应留下来^[23]。学艺中途,她急于下山解救自己的新婿和弟弟,但老翁师傅说“不行。你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只有十四岁,会白白受伤的。”老姬师傅说“等到你二十二岁时再下山。那时,你就够大了,会有技艺,所向无敌。现在去只会白白送死,浪费了我们七年半的时间不说,也使你的人民失去一位一流勇士……我们如此辛苦地训练,可不是为了救两个男孩,而是要救家家户户所有的人。”^[32]于是她压住怒火继续苦练。后来她抓住仇敌报仇时,仇敌说根本不认识她,也没有伤害过她,她说仇敌得为刻在她脊背上的事情负责^[43-44]。可见,她要报的绝不是一己私仇,她要搭救的也绝不只是自己的家人,她要成为女勇士的动机不是西方式的个人成功,而是为了整个的美国华人社会。

如果说花木兰是在没有受训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汤亭亭则经过了长期的忍耐和严格系统的训练,认清了世界、时间等事物的本质^[27]。当她成了另类女勇士,即语言女勇士时,她回归了自己的人民。她说“女剑客(花木兰)和我并没有大不同。但愿我的人民很快能明白这种相似性,这样我可以回归他们了。我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我们脊背上刻的

字。在中国话里,‘报复’就是‘报告一种罪行’……报告就是报仇——不是砍头,不是破肠剜肚,而是用词语。”(53)

第三,汤亭亭变成了语言女勇士,她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充当不善言辞的美国华裔族群的喉舌,纠正美国社会对华裔言行的误解,把中国文化介绍“翻译”给西方读者,沟通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她通过写作出版《女勇士》,已经把诸多中国文化现象推到了美国读者面前,指出了西方用西方文化标准和思维模式理解、判断华裔言行做法的错误性和荒谬性。仍以白人药店送药员送错药事件为例。妈妈让她去药店索要糖块,不是为了糖块本身,而是冲着糖块的文化象征意义。药与疾病相连,送药预示着疾病将至,这一无心之过无异于诅咒。糖块与甜蜜美满的生活相连,象征着吉祥和祝福。妈妈要汤亭亭告诉药店老板说“你用病人的药污染了我的房子,必须用甜东西消除这种诅咒”,还说让她“照原话翻译”(170)。妈妈要的糖块是要发挥“修正他们所犯罪过”(170)的作用,无奈药店老板对自己所犯“罪行”浑然不知,错把索要糖块的汤亭亭当成了乞丐。妈妈让汤亭亭把妈妈的原话“翻译”给药店老板,汤亭亭当时有辱使命,但终于通过写作《女勇士》延期完成了妈妈交给的任务。另一个事例也很能说明当前的问题。在学校里,一个华裔男孩因为不知道爸爸的名字遭到老师喝斥:“你难道就不留心吗?你妈妈是怎么叫他的?”(177)在西方家庭里,妻子对丈夫直呼其名,孩子自然晓得父亲的名字。但在旧式中国家庭中,结婚生子之后妻子通常称丈夫为“孩子他爸”或“XX他/她爸”,孩子说父亲的名字会被认作不孝不敬。因此那位华裔男孩不知道自己父亲名字这种在当时华裔家庭中比较正常的事情,在美国学校里遭到全班同学嘲笑,认为这个小孩“呆笨”(177)。当时,包括汤亭亭在内的所有华裔同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解释,反而跟着哄笑。同样,汤亭亭通过该书的写作和出版给所有美国人一个迟到的解释,给那个遭到嘲笑的华裔小孩一个迟到的辩护。

除此之外,汤亭亭不拘一格向美国英语读者揭示中国语言的意义和奥妙以及中国的文化瑰宝。譬如,对有些汉语词语,她给出字面意思的同时再给予释义,像“箱子上模版印制着‘用点心’,意思是‘易碎’。”(The words stenciled on the box mean ‘Fragile,’ but literally say, ‘Use a little heart.’)(62)有时,她直译中文,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英语读者仍能心领神会,如“从大街上他们就能听见孩子们在唱诵课文‘我们是中国人’。”(From the street they could hear children’s voices singing the lesson ‘I Am a Person of the Middle Nation.’)(136)她还把中国特有的成就和概念直接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像“医学之父张仲景说有两大气流贯穿于人体,即阳和阴。”(Chang Chung-ching, father of medicine, had told how the two great winds, yang and yin, blew through the human body.)(63)张仲景被尊举到世界医学之父的高度,而“阳”和“阴”也进入美国读者的视阙。

汤亭亭的内心曾积累了两百多条事情要向妈妈抗议(197),通过激烈的沟通方式,她更多地了解了妈妈,获悉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继而把这些独特的文化现象推向西

方读者,如,中国人“喜欢说反话”(203),说子女丑,并非真心这么想。

当然,汤亭亭确实发现自己的中国亲戚来信有不实之处,譬如没有人在信中提到中国的革命(解放)是反对奴役女性的,是反对残杀女婴的,现在的女孩子用不着以死来反抗包办婚姻了(190-191)。在作品将近结束之处,她说“不久我想到中国去,去看一看到底谁在说假话”(205)。读至此处,读者无疑抱有一种期待,期待她了解中国之后把真相介绍给美国读者。她继承了妈妈讲故事的传统,继续着妈妈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她的,结尾是我的”(206)。她借蔡琰的故事结束自己的作品。应和着匈奴的笛子,蔡琰歌唱着中国和自己的家人。她的歌词听起来像汉语,蛮人虽听不懂,却能听出其中的悲哀和愤怒。回到家乡的蔡琰将歌曲带了回来,其中一首成了“胡笳十八拍”,中国人用中国乐器伴奏歌唱。《女勇士》以“这首歌翻译得很好”(209)坐尾。这个收尾句富含意味,无疑有双关之妙,意指她同蔡琰一样,也充当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翻译者”。

三、结语

汤亭亭从弱女子成长为女勇士,从不能用主流社会的语言发声的学童成长为言语斗士,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她生活在中美两种文化之中,既同时属于两种文化,又被它们的冲突所困惑和折磨。中国文化中一度存在的某些落后思想,如重男轻女思想,曾激起她深深的反感。但中国文化的优秀特性也给了她无比的力量和精神支持,如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孝勇,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中国文化恰如一柄双刃剑,在割伤她的同时,也成了她防护和自卫的武器。如果没有中国优秀文化的滋养,没有中国的风范人物可资学习,很难想象她如何挺过成长的危机时期。这些英雄人物没有哪个人是为了一己成功和享受,而是为了国家或群体的利益而奋斗。妈妈的教诲和这些英雄人物典范激励她成了美国华裔族群的代言人。她以蔡琰为榜样,不仅向美国民众展示华裔苦境,介绍翻译中国文化,而且准备回到中国了解真相。从这一切中,我们看到一个生长在美国的华裔女孩美国梦里处处渗透着中国特性。

注释:

①引文由论文作者翻译,原文来自: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9.以后引文不再标出书名,只标出页码。

参考文献:

- [1]姚君伟.小说,抑或传记?[J].外国语,2001(4).
- [2]尹晓煌著,徐颖果主译.美国华裔文学史(中译本)[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 [3]BALDICK CHRIS.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4]黄玉雪著,张龙海译.华女阿五[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 [5]徐劲.试论《女勇士》中的文化对话现象[J].国外文学,2001(3).